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斬鬼傳

第九回 喜好色潛移三地 愛貪杯謬引神仙

詞曰：勸爾莫貪花，貪花骨髓滅。勸爾莫戀酒，戀酒腸胃裂。腸枯髓竭奈如何？哀哉無計躲閻羅。我今悟得長生訣，特請鍾馗斬二魔。

話說白眉神牽得黑眼鬼去了。鍾馗見蝙蝠不動，也就停在庵中。咸淵看些六韜三略，富曲演些弓馬槍刀，鍾馗無事，在庵中各處隨喜，看些白衣大士，送子張仙。遊到後殿，見一座小門用鎖鎖著，鍾馗道：“此處未有隨喜。”於是將鎖扭落，推門進去，曲曲折折竟走夠半里之遙，方是一個小院，三間禪屋甚是清雅。揭起簾子，正面一張金漆條桌，銅爐內焚著降香，花瓶內插著稀稀的幾朵梅花，清香撲鼻。東邊一座衣架上搭著袈裟，西邊一張藤床上掛著紗幔，牆上一幅雪景山水畫。鍾馗正在觀玩之際，那雪景畫軸忽然張起，伸出一個婦人頭來，見了鍾馗，又縮將進去。鍾馗一見，心中已是明白。揭起畫軸，一個小小洞門，往裏看時，又是一座房屋，裏邊聚積數十個婦人。鍾馗喝道：“我已識破，還不出來？”那些婦人見鍾馗威威凜凜，先是膽落，那裏還敢躲避？都出來跪下。鍾馗問道：“你們在此何幹？從實說來。”那些婦人戰戰兢兢，不敢應聲。一個膽大些的，跪上前來，說道：“小婦人俱是這庵中和尚收攬。也有競作佃戶的，名雖佃戶，實是嫁和尚。也有燒香施捨的，名雖行善，實圖歡樂。也有飢寒所迫的，名雖周濟，實來還帳。也有逃荒出去的，本為避難，也有混水的。日積月累，所以聚積了許多。此是真情，望老爺饒恕。”鍾馗道：“如今那禿賊那裏去了？”婦人們道：“他將小婦人們窩藏在內，不分晝夜輪流取樂，猶不足盡意，又在外邊勾搭上許多私窠子媳婦、小官人，許久不回，丟的小婦人們七顛八倒，在此替他守節。老爺若見他時，勸勸他須要雨露均沾，不可教南枝向暖，北枝受寒也。”鍾馗聽了大怒道：“這伙淫婦，要你們何用？”於是一劍一個都殺了。正是：

悟得空時原是色，誰知色後又成空。

鍾馗殺了眾婦人，坐在床上恨道：“必須要除此惡物。”正在憤恨之際，地溜鬼來了，見殺了許多婦人，情知是和尚的渾家，對鍾馗道：“總說和尚是色中餓鬼，這個和尚真真是色中餓鬼無疑了。”鍾馗道：“來何幹？”地溜鬼道：“小人專來與老爺查訪這色中餓鬼的落腳處，查訪得實，老爺好去斬他。”說畢去了。鍾馗至夜定之時，還在床上坐著，等他回來便好斬他。卻說那地溜鬼出去，穿了幾道街巷，見一個小和尚坐在一家門首，敲著木魚，念誦著都是俏冤家、王大娘之類，上前問道：“你在此化齋吃？”那小和尚不答應，地溜鬼想道：“那色中餓鬼定在這家，這小和尚是替他觀風的。”正行論間，那小和尚起去出恭，地溜鬼乘著空兒溜將進去，聽的房中有笑話之聲。地溜鬼走在窗下細聽，你道聽著些甚麼：

不說山盟，不說海誓。這一個緊敲木魚，高聲喚救命菩薩。那一個雙拍板鏡，低聲喚肉身羅漢。那一個金蓮高舉，恍如亂墜天花。這一個銀槍頻施，酷似點頭頑石。霎時魂入西方，須臾遊極樂。那個的像了夾鷓老蚌，這個的成了入洞高僧。說不的未央生坐破肉蒲團，祇是海閣梨夜宿銷金帳。

這色中餓鬼與那私窠子婦人，頑了一個時辰，方纔雲收雨散。婦人問道：“你今晚回庵去否？”和尚道：“庵中住著鍾馗，甚不方便。我就在這裏歇了罷。”於是又飲了幾杯酒，二人抱頭交股而睡去了。地溜鬼聽了這個明白，溜將出去。此時已是三更時候，那小和尚睡打盹不曾看見。地溜鬼回來報與鍾馗，鍾馗也不引兵，也不領將，也不騎白澤，提了寶劍，跟著地溜鬼竟往私窠子家來。小和尚不肯放入，鍾馗令地溜鬼將小和尚鎖回庵去。鍾馗推那門時，卻是虛掩著哩，於是排闥直入大呼道：“禿賊在那裏？”驚的那婦人赤條條跳下地來，不敢做聲。鍾馗撞入房中，不見和尚，問道：“禿賊躲在何處去了？”婦人跪下道：“適纔與小婦人同睡，他又想起小伙兒來，說去頑頑就回。”鍾馗大喝一聲，將婦人殺了，想：“他就要回來，我不免在些等他。”鍾馗剛剛坐定，那和尚果然來了。一面往進走，一面口中說道：“親親，你睡著了，我還有興，和你再頑頑。”鍾馗也不作聲，等他來，舉劍就砍。那色中餓鬼吃了一驚，回身便跑。鍾馗恐他跑了，急急舉劍趕上。正趕之間，“撲咚”一聲響，跌倒在地。正是：

觸天怒氣高千丈，撲地肥軀跌一堆。

原來醉死鬼吃了個大醉，睡在街上，黑地裏將鍾馗絆了一跌。色中餓鬼得了此空，脫身去了。鍾馗起來看時，卻是一個醉漢在此睡大坑。曾有個《駐雲飛》曲兒形容這醉漢：

閉目搖頭，一股頑痰往外流。哇的吐一口，都是饞饞肉菜，好似狗肚盛酥油，難消難受。反覆翻腸，不怕塵和垢，量小何須攬大甌。

且說醉死鬼絆倒鍾馗，鍾馗爬將起來，又要趕那和尚，卻被這醉死鬼一把拉住，口裏喃喃吶吶罵道：“你是甚麼人？敢踢老爺這一腳。”鍾馗待要殺他，他又是一個醉漢，祇得說道：“俺姓鍾名馗，你待怎麼？”醉死鬼道：“你是大鍾是小鍾，實告你，俺大鍾也不怕，小鍾也不怕。”鍾馗道：“快些放手，俺要去殺人。”醉死鬼道：“你要擲股兒麼？俺就一點一鐘買上，任你趕老羊、起搶、夾蛋蛋、打羅羅、翻麼、打正快、丟狗頭、拍金都不怯你。”鍾馗急得暴跳，他祇是不放。鍾馗伸起拳來，正要打他，醉死鬼道：“你不擲股，要猜拳麼？”於是三呀五呀吆天喝地叫個不住。鍾馗又惱又笑，祇得盡力撒開。回到庵中，帶過小和尚來問大和尚的下落。小和尚道：“小僧委實不知。小僧原在灰葫蘆山草包營楞王手手下，倒也言聽計從，甚是相得。不想來了一個乜斜鬼，與他義氣相投，性情契合，反嫌俺奸鬼不好，因此俺心懷不忿。聞得老爺到此。指望投了老爺，引兵剿除了他，俺那山中大王來時，老爺正與黑眼鬼廝殺，被黑眼鬼鑽入眼中，老爺沒法，俺就起了個別圖之念。忽然遇著色中餓鬼，他肯留我，我一者想受用他的產業，二者想謀他的老婆，所以與他做了徒弟。今日他便混帳，俺便觀風，至於他的下落，實是未知。”鍾馗道：“你既托身與人，就該始終如一，奈何反面事人？其罪一也。既來投我，又遲疑，其罪二也。及至那禿賊收你，你要圖他產業，又謀他婦人，其罪三也。非奸鬼而何？”說畢，一劍斬了。忽聽庵外吶喊搖旗，如有千軍萬馬之狀。陰兵報道：“一群醉漢不計其數，竟將庵門圍了。為頭的自稱為醉死鬼，要與老爺見陣。”咸淵道：“此輩無大罪惡，誅之可不勝誅。待俺上前勸他一番，再來定奪。”

於是走出庵來，叫醉死鬼答話。那醉死鬼東倒西歪走將過來，道：“請老爺怎麼？”咸淵說：“你衣冠不整，廉恥不顧，沉酣於曲蘖之中，潦倒於葷之內，名教中自有樂地，何乃爾不顧儀體。昔夷狄作酒，大禹飲而甘之，曰：‘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’。國且必亡，況子身乎？譬如快斧伐枯枝，吾未見其顛撲者。”醉死鬼哈哈大笑道：“你說俺飲酒不是麼？吾聞天有酒星，地有酒泉，人有酒緣。當日堯帝千鐘，孔子百瓢，聖人何嘗不飲酒？至於竹林七賢，莫非飲酒為高？我朝李太白、賀知章等，皆稱飲酒中八仙，果若飲酒不好，就該人人唾之罵之，為甚麼今人稱之頌之耶？如今俺雖不能稱為酒仙，也甘心做了酒鬼，正是但知醉中趣，莫為醒者傳，門外漢不必多說。”說畢，倒在地下，或高歌，或叫罵，鬧個不了。咸淵無法可制，祇得回庵對鍾馗道：“為今之計，祇有一著，須向這邊太守講了，教他出張禁止屠沽的告示。這叫做三日無糧不聚兵。這伙人沒有酒吃，自然散了。”鍾馗道：“說得有理。”於是整冠束帶，騎了白澤，竟到府中來。知府接到堂上，問道：“大人至此，有何見教？”鍾馗道：“貴府醉鬼甚多，俺欲斬他，於心不忍。敢求大人出張告示，禁止屠沽，此輩可以不誅自散。”太守道：“大人吩咐，焉敢不從！但此時方在臘底，非祈雨之時，怎麼禁止屠沽？”鍾馗道：“臘雪佔三白，大人何妨祈雪？”知府道：“有理，大人請回，下官目下就出告示。”鍾馗回至庵中，知府將告示隨即張掛出來。不及兩三日，這些人沒了酒吃，個個都醒，各自散去，祇有醉死鬼猶然醉著。你道為何？原來他吃成了酒脾胃，無酒三分醉。他見眾人都醒了，他也起來一步一跌，走入酒鄉深處去了。這酒鄉深處，你道如何：

不分貴賤，並沒尊卑。事大如天，盡數瓦解。愁深似海，一概冰消。旌旗不動酒旗搖，何須征戰？酒馬常猜兵馬歌，若個操戈？平原督郵，應是舊前吏部；青州從事，無過落井知章。中山王少不得獨尊李白，酒泉郡沒奈何還讓劉伶。不識不知，恍若唐虞世界，如癡如夢，儼然混沌乾坤。路雖遠而頻來。祇要三杯到肚，城不關而自入，也須兩盞穿腸。

醉死鬼到了醉鄉深處，祇見李青蓮、崔宗之、畢吏部、賀知章，還有山濤、向秀、阮籍、阮咸、劉伶、稽康、王戎等，或彈琴於松蔭之下，或敲棋於竹林之中，或抱膝長吟，或觀玩宇宙，或臨水以羨魚，或仰山而看鶴，見醉死鬼踉蹌而來，眾仙問道：「汝是何人？至此何幹？」醉死鬼道：「小人頗能飲酒，不意醉了，干犯鍾馗，所以逃遁至此。」眾仙道：「你既能飲酒，便不俗了，你何不與他講講我們酒中的高曠，他自然另眼相覷。」醉死鬼道：「不講還好，祇因講了一番，他反禁了屠沽，弄得俺糧草俱絕，把一伙同伴都散了。他還要惡言惡語，拿著一口寶劍，祇是要殺我，怎麼敵得他過？」眾位酒仙大怒道：「這等可惡，我們去與他辨論一番，教他也曉得我們飲酒的非常可比。」於是齊離了醉鄉深處，竟到悟空庵來。鍾馗問道：「列位先生何以至此？」李青蓮道：「聞足下甚薄我輩，特來辯之。」鍾馗道：「欲領教。」李青蓮道：「天地者，萬物之逆旅。光陰者，百代之過客。而浮生若夢，為歡幾何？所以說人生有酒須當醉，一滴何曾到九泉。我等花朝月夕，但以飲酒為事，博眼前之歡娛，消胸中之塊壘。足下俗物，焉能知此酒中之趣哉？」鍾馗道：「先生愛飲酒，誠高矣、曠矣。當日安祿山之亂，先生何不以酒退之，而反為永磷王所縛耶？向使無子儀、光弼，先生已作楚囚死矣。上無補於國事，下無救於身家，亦惡在其為高曠乎？」李青蓮羞慚而退。畢吏部道：「你說李青蓮飲酒無益，那《清平調》三章，何嘗莫非酒中來者乎？足下不飲酒，請問詩稿能如青蓮否？」鍾馗道：「爾莫非槽前盜酒兒乎？以朝廷一命官，潦倒無賴，為口腹之欲，趨狗盜之行，尚敢揚眉吐氣，向人論乎？」畢吏部滿面通紅，不敢再說。崔宗之、賀知章一齊憤然道：「畢公盜酒，正是文人韻事，你反以為狗盜，是何解？」鍾馗大笑道：「聖人云：細行不謹，終累大德。若以盜酒為韻事，何非莫韻事乎？」崔、賀二人無言可答。山濤等齊聲道：「你說飲酒敗德，古今帝王就該禁止。為甚冠婚喪祭總不廢酒？」鍾馗道：「冠婚喪祭，禮飲也，不過三爵，豈若爾等終日沉醉，敗壞威儀？山公大節不虧，猶有可恕。至於公等，或居喪而飲，或荷婚而飲，或緣飲而喪其身，至李核必鑽，錙銖獨擅，而猶托身高曠，惑人聽聞，非祖士雅、陶士行諸公，安能救晉室之亂乎？祇可算名教中罪人而已。」說得眾仙個個羞色，人人赧顏，一齊都回去了。

那醉死鬼那裏還敢掙控，也跟著回去。眾仙埋怨道：「我們原是酒仙，幾乎被你累成酒鬼。速速遠去，再休胡纏。」可憐這醉死鬼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祇得仰前合後，獨自一個扎掙踉踉蹌蹌。走夠多時，恰好來到草包營地方。此處非太守所管之地，所以有酒家賣酒。這醉死鬼數日未飲，正在難為之際，一聞酒香，兩股頑涎直出口，連忙進去，揀副坐頭坐下。酒保提上酒來，便沒眉沒眼的吃起來，看不見坐的是甚麼人物。三杯到肚，打點住五臟神，方纔將眼一轉，祇見那邊坐著一個風流和尚。那和尚不住的看那醉死鬼，醉死鬼沉吟道：「看我怎麼？不要管他，且吃酒。」他是慣了脾胃，一壺酒後就抓起糟來，恨道：「好個鍾馗，天殺的，竟將俺困了這好幾天。俺今日吃了酒，再去和你大鬧一場。你就是金剛，也要剝你一片泥皮。」說著又哈哈大笑道：「不要怨他，不是他教的俺禁酒，俺今日焉能到這裏吃些佳釀。」又恨道：「如此好酒，他那司馬又勸我休吃，難道我吃了你家的麼？這樣可惡，你若知道了這滋味，祇怕想斷你的腸子哩。」高一句，低一句，說一會，又哼哼吱吱的唱起來。你道他唱的是甚麼？他唱道：

「酒呀酒，我愛你入詩腸能添錦繡，我愛你壯雄心氣斗牛，我愛你解愁煩掃清雲霧，搖頭輕富貴，冷眼笑王侯。這樣的清香，鍾馗呀你為甚鄙薄酒。」

那和尚聽著鍾馗長、鍾馗短，由不得走過來問道：「老施主祇管怨著鍾馗怎麼？」醉死鬼朦朧著醉眼，把和尚看了一會，道：「師傅，你不知道。前日俺醉了在街上，正睡著在地，他將俺踏了一腳，俺將他絆了一跌。他說要殺甚麼人，因此俺調了些兄弟們，圍住悟空庵，與他講理。他不省事，反說俺吃酒的不好。俺氣忿不過，請了一班酒仙與他辯論。他執迷不悟，終不信神佛，倒教那些酒仙們連俺也不要了。所以俺到了這裏自飲自唱，你問俺怎麼？想是要和我賭幾杯麼？」和尚道：「老施主原來是我的恩人。」醉死鬼道：「俺祇曉得吃酒，並不施甚麼恩，怎麼就是你的恩人？」和尚道：「你不知其詳細。那日鍾馗趕我，看看趕上，若不是老施主絆了他一跌，我已作無頭之鬼矣。他說殺人，就是要殺我，虧老施主救了我的性命，豈不是恩人？」醉死鬼焦燥道：「他為甚麼事要殺你？」那和尚欲說不說，祇是支吾。醉死鬼益發焦燥，道：「你要說個明白，何必隱匿。」那和尚祇得實說道：「不瞞施主，貧僧生得帶著一點色心，見了婦人就如性命一般，因此人都叫我是色中餓鬼。那日正在一個私窠子家混帳，不知他怎麼知道，就來殺我。虧我又混小官去了，回來時婦人已被殺死。他還等，我連忙逃走。他隨後趕來，不是施主絆倒他時，我這葫蘆已是作成瓢了。」醉死鬼道：「該殺，該殺。一個出家人，經不念，行不修，祇要嫖婬子，倘然惹上歹瘡，性命不保。再不然弄上一男半女，就是你家骨血，兒子便作亡八，女兒便當粉頭，這就是你出家人積下的陰功。」和尚笑道：「那裏一下就能種胎？」醉死鬼道：「你說不能種胎麼？你看那娘子抱的娃娃，難道自己漢子的不成？快些改了，再不可如此。」和尚笑道：「施主說的真個醉話了。人生秉性，怎麼改得？施主說我好色，施主為甚好酒？施主能改好酒，我也能改了好色。」醉死鬼點點頭，道：「真個也難改，倒不如咱兩個均勻起來，將你的色分與我些，我的酒分與你些，咱兩個做了酒色兼全的人，不要這等偏枯，惹得世人笑話。」和尚道：「講的有理。」從此兩個酒色齊全起來。不知酒色最是齊行不得的，齊行就要傷命。

看官著眼，再表鍾馗辯倒了眾酒仙，唬退了醉死鬼，與咸淵商議道：「如今色中餓鬼不知下落，我們何不先去滅了楞睜大王，再去尋他，省的耽擱工夫。」咸淵道：「主公算計極是。」於是點起陰兵，一把火將悟空庵燒了，竟征楞睜大王而去。此時臘盡春至，正是新正佳節，家家貼門對，戶戶掛錢章。白髮老者無語低頭辭舊歲，青春小兒齊聲拍手賀新年。鍾馗引著陰兵往前正走，祇見道旁酒旗飄蕩，向咸、富二神道：「咱們不免聊飲幾杯，避避春寒再走。」二神領命下馬來，鍾馗下了白澤，同人酒店。恰好色中餓鬼與醉死鬼在那裏一盞一盅縱情暢飲。鍾馗見了大怒道：「俺祇當你逃去了天外，原來還在這裏」手起劍落，將一個色中餓鬼打發的阿鼻地獄中念受生經去了。醉死鬼見殺了和尚，東倒西歪的說道：「該殺，該殺。他要的人家老婆多了。」話未了，頭已落地，死於富曲刀下。正是：

除去淫僧，閨中自少遊庵婦。

誅了醉鬼，道旁不見躺街人。

不知楞睜大王又是如何結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